



土充論衡

六

仁仁
64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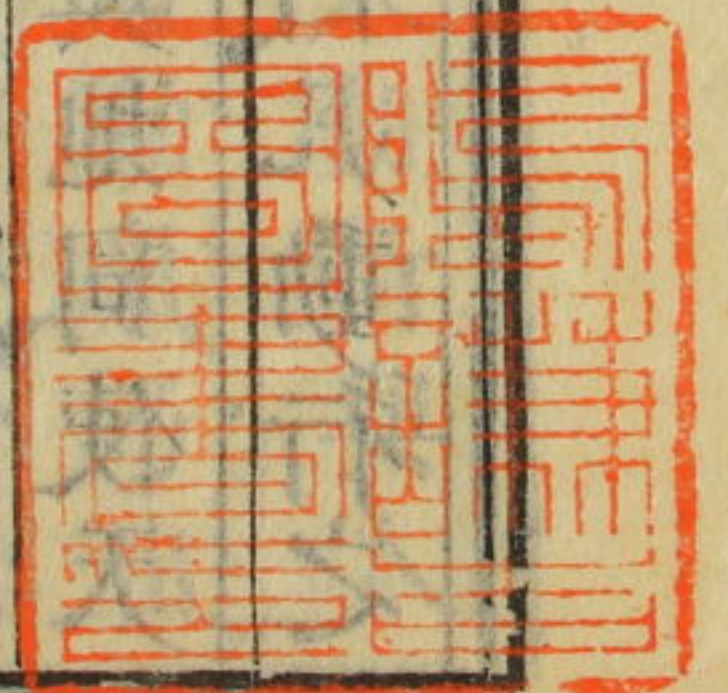


門仁仁
號64
卷6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天無日月星辰天獨平直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
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
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
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
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
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

論衡

卷十八

言
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

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

論衡 卷十八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

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

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

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蔥，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成生也，自爲生也，故能金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

論衡 卷十八
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
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益爲萬萬千千物乎、
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
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
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
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
見其形、道士以方術見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
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妙、方士巧妄
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

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
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
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
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攬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
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
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
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
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

論衡
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鑑，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
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
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其已，而陰陽自和，
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
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
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

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
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
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
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
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
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
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
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

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

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謹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謹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醇酒味甘飲之者相醉不相知薄酒酸若賓主嘖蹙夫相謹告薄之驗也謂天謹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

莊子
齊物論

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
手、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繩德行而民
矐矐、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
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
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
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
於今者、人以心准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
諛、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

無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
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
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
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
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
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
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
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
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

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技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之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
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
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
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
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
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

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獲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
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
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主功、狐
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
秋夏之間、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

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夫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雪，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繫，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

聖當作整

論衡 卷十八
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
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
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
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
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
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
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
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
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

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
乃得周公死目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
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
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
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
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
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
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
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

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号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

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拒鬯之所為
 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也周公功德盛
 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
 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
 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
 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
 斲者大夫之簣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
 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
 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予何為不安

子當
作子

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
 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
 路者也一有也非人君也字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
 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
 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
 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
 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

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滕，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自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

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
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
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
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
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
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
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
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

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
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
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
以鳥跡命蒼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
頡起鳥跡也晉文及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
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忝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
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
宋命令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
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瘞狗瘞狗入華臣之門華

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獯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

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
小以大夫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
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
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
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

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次
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而醜惡此
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
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
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
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
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

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蛭蜚蠕動、跂行、聚息、無有

善作今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金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個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萊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

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僂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狡好安，得僂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陵，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

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

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教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教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教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古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損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

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離別、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敢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

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賊、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吝、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

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
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
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有、故賤其言、使
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
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
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

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
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
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
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
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
俗之性、好襲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
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亦聞堯禹禪而相
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

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有瑞命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鉤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

也。方今聖明承光武、龔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爲書字。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終

論衡卷十九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

言
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

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鳥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

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
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
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
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
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
稷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
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
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

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
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
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為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
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
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
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
生知之、况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
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

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

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與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

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
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
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
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
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竝時猥出
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
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
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
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

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嗜奇於今終
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
不見漁者之心不願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
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
讀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
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
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余上上王
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
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監

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
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
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
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
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
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
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
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

治五十里內，漢氏靡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
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騾人，今被
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
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均平，化不宥爲
齊民，非大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
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
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
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論衡 卷十九 六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愈深也、宜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逼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討惡伐無

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北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

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繫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

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殼鍊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殼鍊、祖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卽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英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醜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姬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黃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運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

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子契母咽鷺
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
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
一至凡諸聚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牀武帝黃
龍麒麟連禾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
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
雉黑雉芝草連禾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
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
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二年零陵

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
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
而今八龍竝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
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
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
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
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
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
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

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亾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
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
厲哀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
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
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
金城塞外羗良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
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
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
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

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人吳國太
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劉
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巖鬱林日南遼
東樂浪周時被髮推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
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夔
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
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
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
於法隱彊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

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負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

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縣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徒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及良。建初孟年。無妄。

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鈞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衽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掇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隣伍竝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
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
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
不實苟飾美也卽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
卒不得道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
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
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
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

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
金九枚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
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
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搃見金之
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
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
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
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圮橋老父遺張良書
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

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
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
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鄴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
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
告示天下天下竝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
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湯始安冷道五縣榆
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
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筆
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
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
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
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
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
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
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
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一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諸僞也、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竝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此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論衡卷十九終
夫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
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靈聖明招拔巖
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
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
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十九終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
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
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伯
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
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
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攄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宜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宜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土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就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繫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繫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論衡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繫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繫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

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鑿鋪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鑿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徒益為平哉。漢將為

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諡者行之跡也諡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諡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諡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

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諡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疆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

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
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宜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
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
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德傳馳流於築蹈、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
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
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
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

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
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
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
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
從升會稽、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
曰善、絃歌之人必息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
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
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

論衡 卷二十一
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土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宜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替

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湊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堂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待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在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于三累也。道立國表。露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闔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絃歌之聲。文常興於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闔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

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
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
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
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
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一積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
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
帝赦之、不亦宜乎、揚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
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

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
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
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
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候諷、五頌金玉、孝明覽
焉、夫以百官之聚、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左、右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赫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韞、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珍賢

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備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旻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

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作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土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

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儻宜秦記
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
之操治身完行狗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
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
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在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
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推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
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
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
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
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
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采蹂踏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天文人文豈徒誦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
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亦自
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

論衡
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大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德。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踏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

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

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散，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

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以生象者也。本帶轉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死也，世言其血爲磷，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衣行見磷，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磷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入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象不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泥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知慧者以含五常

論衡
卷之二十一
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者，已敗矣。所謂為智者，已去矣。形順氣而成，氣順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情。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察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

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患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

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踰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

盡死，還為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妒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泣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孔子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矣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响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响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垂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隕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有者氣適凝成未能堅蹶字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况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頽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

雌。僵。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
湏。溶。之。時。湏。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
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
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
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
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
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
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已。死。重。於。見。盜。

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
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
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
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
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或。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
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上。身。中
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
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
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

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凶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在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

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歐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大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謂害人則夫禍且與乎其人...
 夫言也人亦無事不謂害人...
 矣其言害人者大則其害亦大...
 正行也則平害人不為平不謂害人...
 謂人亦知入主獄人亦知入獄人亦...
 謂言害人者不為害人則其言亦...
 夫言也則謂言害人則其言亦...
 謂言也則謂言害人則其言亦...

論衡卷二十一之新信辭也...
人死偽篇卒於國矣來兩日...
 謂言也則謂言害人則其言亦...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
 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
 宣王伏鞮而死趙簡公殺其臣...
 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
 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
 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
 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
 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
 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
 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
 莊子義何獨為鬼

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于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亾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

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突必非也且曰：不效來於公。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

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昇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于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於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

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

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言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齊姑也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瘴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異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苟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苟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
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
自苟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
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則未殖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瞑也、且死者精氣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索世人論死、謂其精神
有若能更以精覓立形見、而使尸若生人者、謾矣、楚

與極楚成
王以下亦
一段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諡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諡曰成一有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諡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諡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諡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

王之竟有所知則宐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諡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根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諡非靈則厲也紀於紿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懷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旣生鬼陽曰寃用物精多則寃鬼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死夫死婦強死其寃鬼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替也子替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

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
伯有之寃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
強死者能爲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
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
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
亦非一伯有強死能爲鬼比于子皙不爲鬼春秋之
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強死矣典長一國用
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
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

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寃鬼爲鬼必明於伯
有報仇殺讐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
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
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鬼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
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爲鬼如有
不強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
魯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
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
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

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顛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顛不殉。人或難之，顛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顛之德，故見體爲鬼。」

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顛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顛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樂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

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藥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十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壤、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藥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

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背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宐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

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
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
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
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
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
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
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
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聞非死人有知之驗乎
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
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
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
熊是死也死而竟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

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
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墜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
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
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
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
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
冤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目豈高祖之精不

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人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
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
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
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
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
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
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亾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蘓彭越燒蘓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蘓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廢其棺取玉押印璽送定陶以

民禮葬之發棺時臭幢

一本作爐

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復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鼻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
 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其墓不能出鼻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不能為神
 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